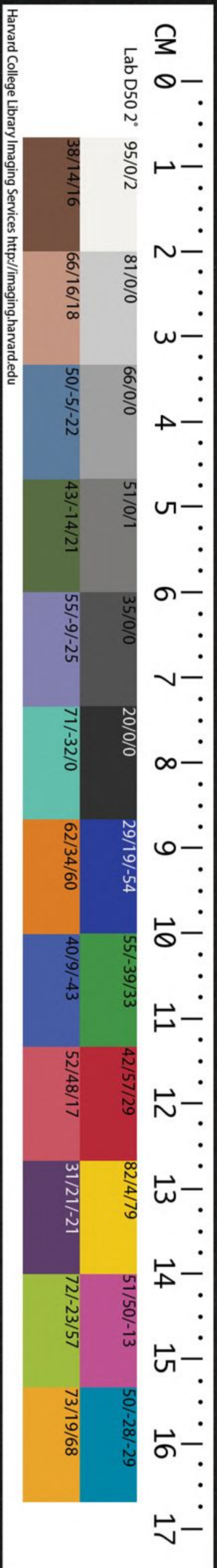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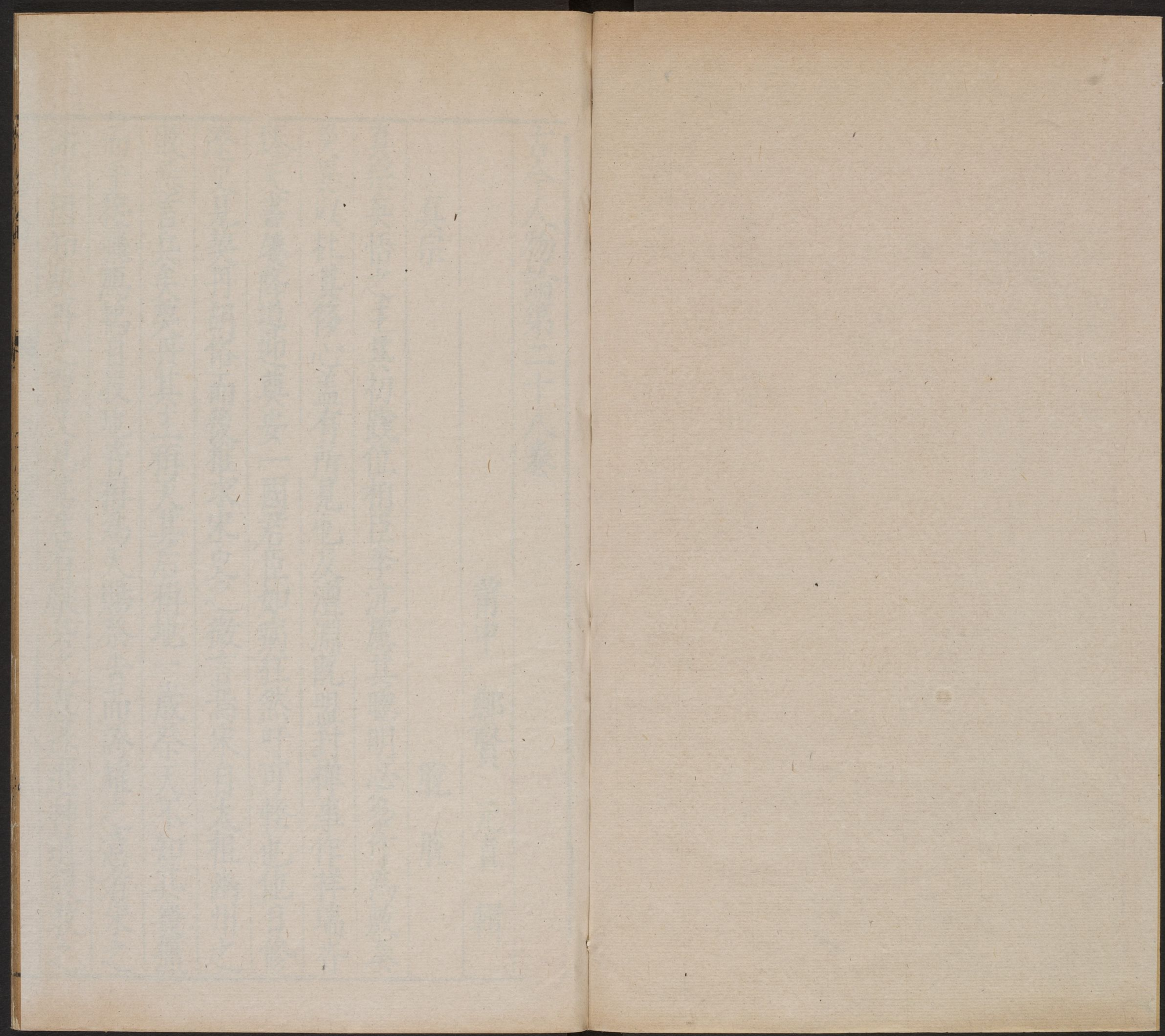


T 2514/827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八卷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真宗

脫脫

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為敷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胡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鵠自投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

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覬覦之志與然
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
嗚呼賢哉

真宗

柯維騏

真宗承昇平之業黎氓樂生久不識兵革一日契丹內侵我師
弗利遂大舉乘勝抵澶淵逼門庭帝用寇準謀親帥六師濟河
決戰竟禡其氣以歲幣定盟各罷兵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帝之謂也抑帝之深思長慮詎保黠虜不吾叛耶遼史紀契丹
之獵也手接飛鴈鵠自投於地稱曰大賜祭告而誇耀之帝之
崇奉天書蓋陰寓制御之術然其費無藝而國用爲竭豈策之

得哉

真宗

顧克

繼恩鎖閣爰立真宗求直言蠲逋負釋繫囚頒九經汰冗吏動
無過舉足爲繼世之賢君景德之初契丹入寇澶淵蛇蹤豕跡
旁午關河狼毒羊腥薰蒸樓櫓邊書告急顛頓驚怖全軀保妻
子之臣倡爲幸蜀幸江東之策幸寇相公掣異論之肘獨立赤
幟親扶日轂飲酒鼾睡尺箠答之鼓輦動地三春掀蟄震之雷
戈甲連天千里散龍蛇之雪南軍踴躍北虜奪氣由是械手足
而剗腹心不敢窺邊者三十有九年銷鋒灌燧無鷄鳴犬吠之
警君臣恬然不以掛於口而慮於心天下謂之大忠噫使萊公

之筭盡行則將使子輪不返隻騎無還可保百年無事矣甘心
歸幣而爲城下之盟其帝之恭寇貽敵與邊塵甫靖意逐時驕
黔卒之說興而天書之事起得來自於朱能崇信獨聞於帝而
西祀東封恬不爲非王清昭應會靈景靈紛紛建作不曰獻天
書於朝元殿則曰刻天書於寶符閣不曰以方士爲武衛將軍
則曰贈道士號真靜先生不曰聖祖降于延恩殿則曰大會釋
道于天書殿矯誣上天以欺天下後世而五鬼之徒摯詣售姦
且賢如王旦而其受美珠以左異端之袒所謂同浴不識裸裎
者也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而群臣爭奏野雕山鹿之祥欲
得天下好而寇老不召欲得天下寧而眼丁不拔是以民造訛

言天降變異而太祖艱難之業蕩然爲之一空矣

呂端畢士安寇準

宋史

呂端諫秦王居番表已見大噐與寇準同相而常讓之留李繼
遷之母不誅真宗之立閉王繼恩於室以折李后異謀而定大
計猶請去簾升殿審視然後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塗者知
臣莫過君矣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畢士安薦寇準又爲之
辨誣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却鉅敵及議
歲幣因請重賄要其久盟由是西夏失牽制之謀隨亦內附景
德咸平以來天下又安二相協和所致也準於太宗朝論建太
子謂神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謂

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回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冊禁中不慎所與致啟懷政和謀坐竄南裔勲業如是而不獲令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呂端

呂中

王繼息以闈宦而啟禍於內李昌齡李繼勳以大臣而羽翼於外高斯之謀合矣而主之以皇后以增損夫顧命而宣行之六尺之孤幾何不為扶蘇耶幸而托付呂端臨時應變足以制其姦於下持正不屈足以遏其私於上而沙丘之事無自作矣及其平立殿下升視降拜猶其智識之過人也慮不及此安知萬歲巷皇子之召不召沂靖惠王府皇子乎太宗稱端大事不糊塗其可謂知端矣

寇準

呂中

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而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且亦無靖康之禍矣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撻凜契丹不能度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覘虜之不渡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在虜也遂使靖康坐視虜之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旣和詔邊郡無邀虜歸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虜人議割吾之三鎮而猶縱虜不追其

守不足以爲謀其和不足以爲信其縱不足以爲德準之言至是驗矣

寇準

張時泰明

謝安以奕碁而敗符堅執鞭斷流之衆寇準以飲博而喪契丹傾國入寇之師同一矯情鎮物也厥功偉矣夫何晉宋之君一以偷安江左爲念一以畏憚戎狄爲心不能長顧却慮而徂於目前之見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是也使能乘勝於風聲鶴唳之餘決戰於士卒驩呼之頃立定厥功以克末世豈致篡竊相仍子姓被俘哉晉之武帝宋之真宗其失一也

寇準

葉向高明

準之奉真宗往澶淵與契丹角信乎其以爲孤注也然則準之計非與曰是也往者唐潞王遣趙德鈞叛唐而求契丹立已於是潞王焚而唐鼎遷晉出帝遣杜重威禦契丹重威叛晉而求契丹立已於是出帝虜而晉社危周太祖以樞密使爲漢禦契丹至境而倒戈以入於是漢亡宋太祖以都檢點爲周禦契丹出門而反旆以趨於是周覆中國之視契丹猶梟也梟鳴則人必死契丹來則中國必易姓二三十年之內四大變相尋皆由于此真宗將欲使如趙杜二公者乎欲使如周宋二祖者乎凜凜乎無有不危也然則不自以其身爲孤注而使誰注也自以其身爲孤注則群注皆合而勝不自以其身爲孤注則群注皆

散而敗矣故準之計是直宗不當以爲怨也然準所以來欽若
諛口者其失不在於以真宗爲孤注而在於自矜伐耳逢時不
祥至於不得已以吾君爲孤注結盟城下歲奉禮幣當用以爲
愧而何足矜伐也哉其後富弼更固和好而不自以爲功累辭
賞功之典可謂有見矣故張詠謂準不學無術其以此類也夫

寇準

李燾

寇忠愍之入相凡三忘身殉國守道嫉邪見於同列之稱薦者
然也官居鼎鼐地無樓臺播於處士之歌詠者然也堂吏之進
例簿則叱之門生之獻三策則謝之甚至澶淵之役不沮不屈
親扶日轂屹然如山百萬貔貅折箠答之更三十餘年邊無牧
馬公之勲烈何如哉此所以感雷陽之竹也

寇準

張時徹

澶淵之役平仲忠則忠矣謀則未盡善也契丹以屢勝彪虎之
兵大舉入寇而宋方承平民不知戰倉卒之際遽奉輿以出使
虜將撻凜不死於飛弩而縱其驍騎以蹂我師準其能支乎孤
注之譏要亦未爲過也何乃以爲功而矜之或曰方是之時議
遷不可議守不可六龍過河而虜即喪氣遂成和議以退觀其
軍中夜博斯豈無謀者哉曰虎之猛也入屋而攫園豕居人操
挺以逐之虎輒曳尾而奔不敢返顧伏雌之劣也有犯其雛輒
奮翼而嬰之雖首育不之避澶淵之役亦何以異是然而可一

而不可狃也宋人不戒已而敵人入汴已而入淮已而入江不
惟豕不可保且并其圈而亡之矣噫謀國者慎無以一時之僥
倖而忘社稷之良圖哉

寇準

陳時詠明

劉永新曰五代易姓之禍未有不始契丹者也將趙杜則他人
帝將周宋二祖則已帝故準不得已而以身與天子親征愚以
爲非也夫所繇患易姓者其積慮也深而其見形也久景德亡
是也所繇患易姓者其王故孱王也其臣故黠陰而於諸健兒
故狎於時將相大臣故肺腑而瓜牙之者也其心故帝制而天
子自爲即不遣不禦契丹猶帝也至於景德天子總挈於上能

以尺一搗使天下而亡有奸一時臣民皆飲宋德而亡有攔然
不逞之心則安得趙杜周宋二祖即有之未易以倉卒剽擄也
夫妄意萬無一有之事而以危無隄之與彼且以準杞人也哉
曰然則準何以往曰準之不得已也夫契丹至桀虜也彼傾其
部落而來士之控弦佩

者十餘萬至疆也蕭撻廝耶律奴

瓜其軍法陳伍至習也而熟視當時中國之將即如周宋二太
祖而誰哉舊臣宿將依風雲而起者已稍稍物故其新進之士
大都紈袴少年木疆而矜爲容者耳故準不得不往準蓋自計
其可折箠答此虜而它未有當之者故往也曰其以帝親征何
也曰不得已也古者有疆場之事其王心愾而斷故戰可勁其

廟筭周故謀可外決左右大臣和故功可畢是以將可獨往而
屬車之塵不揚至景德則不然史稱帝寬仁慈愛又厭兵夫誠
寬仁慈愛而又厭兵也一旦聞邊吏之不戒有不廩廩惴心者
乎其左右大臣比肩準而不妬準中壞沮之者誰乎其不異慳
虜而幸無連兵者誰乎大將提孤軍萬里外而妬異慳者介天
子之惴心而撓於中于是迎擊而斬之議以為冒堅壁而苦之
議以為溜飲博而誤之議以為弛固守不和則議以為喜事多
方要敵則議以為迂于是大者有杜郵之僂小者有馬服之代
又其小者有掣書見之患夫敵在其前諛在其後兵在其外制在
其中則雖嫖姚營平之畧亡所振而飛將軍之技亡所施法所
謂內變者也史稱準不許和會有諛準幸兵者有不得已乃許之
夫左右大臣誠和則無諛帝誠愾且斷誠專仁準則無懼諛又
安所不得已矣且也是時帝朝夕準而耳目其誅撻凜之功而
猶若是况欲天子依舊在京去和門千萬里而遙而端端以獨
慮決事哉故準不往契丹不可敵不以天子往契丹亦不可敵
準之往準之以天子往不得已也其曰懲五代易姓非也然則
可常乎曰如準之時之才而可不然其珠抵鵲也

寇公

感雷陽之竹

屠

隆明

天地間一理而已矣理一精誠而已矣人與天地同得此理之
精誠故人心無一時而不與氣化相為感通無一處而不與造

化相爲游衍精無弗貫誠無弗格其機至神而其應也如響豈
惟可以動天地通神靈而已哉雖舉天下之物耿乎其至微而
漠然其無情者亦可以感而通之矣觀乎此則知寇萊公感雷
陽之行亦一理之精誠所貫通耳夫世未有能感枯竹者而寇
公能感之衆人固以爲異也然無此物而有此理理之所有君
子亦視之爲常事矣語云子不語怪言理之所無者也如所謂
蚩尤之觸不周女媧之煉石后羿之射日堯父之豢龍姜源之
人跡伊尹之空桑史傳非不載之矣後人非不道之矣顧天下
有是理乎理之所無孔子之所謂怪也君子弗信也易曰中孚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此理之

所有者則雖其事之異常而君子亦信之何則不信其事而信
其理也是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則白虹爲之貫日衛先生畫長
平之策則太白爲之食昴萇弘之血三年而化爲碧子胥見沉
入於江而不化以至孝婦之冤有以致東海之旱燕太子之憤
有以感馬角之生鄒衍一哭則繁霜殞于六月庶女一號則震
風擊於齊堂杞梁之妻一悲則城隅爲之立圯夫壯夫曲士之
流閭閻匹婦之賤非有素養積行徒動於一時之意氣發于一
念之精誠尚足以感通如此猶未也太戊一脩政禮而素穀立
枯齊景公一發善言而熒惑退舍父母不棄改過之子天地亦
鑒洗心之物也又况賢聖之士精誠之極動天地通神靈格人

物貫金石舉天下之有情無情至霧至蠢將何者而不在其感乎之中也哉是故簫韶奏而鳳凰儀流言起而風雷作春秋成而麒麟至大聖之感通固其宜矣天下此則子卿感羝羊之乳魯恭致野雉之馴昌黎開衡岳之雲伯起徵大鳥之異魏公來五色之雲動星殞之變隨感而通觸機而應捷如影響如取諸寄如持左契以責人也古今所傳不可誣矣則夫忠愍感雷陽之竹又何疑哉忠愍愛君憂國秉道嫉邪節義高矣太子之定國本不搖澶淵之役社稷再造功烈盛矣不幸孤注之諛一入而真宗之心見疑天雄之軍未幾而雷州之行隨繼丁謂欽若之奸壞萬里之長城而帝弗悟也曾不念其疇昔之忠勤也古之

敝帷敝蓋猶不忘其舊日之功而準乃屏棄瘴霧蠻烟萬里之外其感槩悲憤之情宜何如者然而忠臣去國睠顧君父身江湖而心魏闕抱屈子汨羅之忠懷賈傅長沙之志卒以待盡於雷陽而身騎箕尾氣作山河生而尊榮死乃廟食公之英霧蓋如在也立朝之遺言猶足以寒奸諛之骨而北門鎖鑰之餘威猶足以破毡裘之胆公之精誠天地其諒之鬼神其鑒之天下之人其信之甚則物之無情者而有情矣匪物之有情也公之情固爲之感也至微者而亦至霧矣匪物之霧也公之霧固爲之託也亦非公之情感乎物而公之霧託乎物也造化之情鬼神之霧固與公而相流貫也枯竹之復生其所以表公之不死

乎且竹之爲物清矣其以此表公清脩之行乎竹之爲節勁矣其以此表公剛直之操乎竹之爲類後彫矣其以此表公歲寒之心乎不然天下之物多矣而獨感竹乎哉彼數聖人之神其感公雖未之及也而子卿諸公之感公蓋無多讓也已所謂信及豚魚者及以此也所謂至誠而動物者動以此也公之精誠動乎天而天之降監昭於物語其事雖若大異而其幾雖若太幽顧天人感應之理章章也愚故曰衆人以爲事之異而君子以爲理之常也嗚呼公之生繫四海之望公之死繫萬姓之悲以至於四夷八蠻悼之矣兒童走卒痛之矣祠宇徧乎天下血食滿乎生齒是公之霧無一處而不感也而獨雷陽乎哉無一

物而不感也而獨枯竹乎哉英霧流行於天下猶水流於地中掘地得泉而曰水專在於是不可也寇公感雷陽之行而曰公之霧專在於雷陽公之霧獨感乎枯竹不可也又進而求之則公之霧因雷陽之竹而驗公之霧不因雷陽之行而有也古之人以精誠而致神異之感者上下古今千萬人才數人耳其無所感者豈盡皆愚不肖者耶故善識忠愍之大節者不必專在於雷陽之感也使公之死而無所感也遂將不得爲忠義士耶雖然公之死也能感雷陽之竹矣而丁王之謗真宗之疑何獨不能以精誠而感化之也蘇長公之論昌黎曰公之精誠能開衡嶽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感能馴鯉魚之暴而不能彌李

逢吉皇甫罇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然則公能感雷陽之竹而不能回真宗之惑彌丁謂欽若之謗能信於雷陽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久在中書豈非人哉嗚呼公之忠勲光於竹帛風采照乎後世使後人景慕而不已九原可作願為執鞭是公之精誠又能感乎後世之人心如此也則其當時所以感雷陽之竹者豈不益信哉

王欽若丁謂夏竦

脫脫

王欽若丁謂夏竦世皆詆為姦邪真宗時海內又安文治洽和群臣將順不暇而封禪之議成於謂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謂以道事君者顧如是耶竦陰謀猜阻鈞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欽若以贓賄干吏議其得免者幸矣然黨惡醜正幾敗國家謂其尤者哉

王欽若丁謂夏竦

柯維騏

王欽若為小官奏對稱旨及入樞府協謀天書丁謂在三司獻會計錄且力贊封禪故皆獲寵遇躋鈞軸夏竦結欽若暨中人張懷德共推挽遂起謫籍至使相三人者巧於謀身曾不為國家計世皆指為姦邪黨邪害正若謂者其尤與然欽若作相最晚謂未久即逐竦居外不果徵何則朝多君子而人主猶畏公議也

王欽若丁謂

呂居仁

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欽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為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則請蠲負釋繫囚丁謂則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入政府以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旦李沆而已

李沆王旦向敏中

脫脫

宋真宗之世號為盛治而行人亦多李沆為相正大光明其禁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上私請遷靈州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相

位矣沆嘗謂王旦邊患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仙祠禱之事將作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真宗不可用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後神宗信用安石變更之言馴至紛擾世稱沆為聖相此言雖過誠有先知者乎王旦當國最久事至不膠有謗不校薦賢而不市恩救罪輒宥而不費辭契丹踰歲給而借幣西夏告民饑而假糧皆一語定之偉哉宰相材也惟受王欽若之說以遂天書之妄斯則不及李沆耳而敏中耻受贓物之賜以遠其汚願避市舶之嫌以全其廉堅拒皇甫侃之書以免其累拜罷之際喜慍不形亦可謂有宰相之風焉

李沆王旦向敏中

柯維騏

真宗倚任賢弼如李沆王旦向敏中尤專且久沆格後宮戚畹濫恩蓋以道事君者乃若日奏四方艱虞一切罷喜事者建白元城劉氏推許得大臣体誠知言也旦守文多匡救謗不校薦不市恩遼夏請求咸片言定之其器度頗類沆顧依符瑞舉朝咸若狂豈特先見不沆若哉敏中勤政理慎采拔惜與張齊賢競十萬之貲清節喪焉嗚呼漢韓安國唐杜黃裳皆喜賄為名宰張向非其倫耶

陳堯佐宋庠

柯維騏

宋初竇氏諸弟昆並蜚聲于朝竟不至公輔咸平天聖間乃有

陳宋二家非云盛與省華名位由諸子以顯堯叟歷方州踐樞宥咸着政迹堯佐相業似無人然寬裕敦厚實裨治体庠當國

練習典故擅儒雅之望祁能文多建白亦難為弟矣或問二相優劣曰堯佐長者庠因邊事請誅范仲淹甚哉其弗憐才也

李沆

王 鏊明

宋真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對曰不宜用浮薄新進喜事之徒此寔為先譬之好醴者告之以飲水饜膏梁者告之以茹菜孰知飲水不裂腸茹菜不招過而養生之寔要者也故浮薄之徒進為基禍之本喜事之人用為啟亂之源唐肅宗用房瑄而自以為兩京可復所引用者李揖劉秩之書生陳濤斜之敗肝腦

塗地雖悔何及焉漢之賢如賈生者亦鮮矣然改服色易正朔
文帝辭以未遑故新進者其英氣雄談固可傾一時之聽而終
不若老成更事之人與時相習與世相孚者也况太急者其心
必太貪太直者其心必太詐太隱者其心必太險太容者其心
必太殘予嘗以此而揣摩天下之才萬不失一則所謂浮薄新
進喜事之人真是為有天下者之大戒也

李沆

四方言利害一切報罷

顧紹芳

明

晉宋李沆為相四方利害一切報罷曰吾居重位無補唯此少
以報國耳余始切疑之以為宰相替天子理萬幾康海內群臣
百姓側足而聽治焉此惟塵身焦思以憂天下之不足而一切

利病或置不省是不虞叢挫哉及觀熙寧中王安石以新法相
神宗士爭言利害天子為之掃除舊制更設官吏紛紜瞽亂日
不暇給卒以禍宋然後慨然而嘆知沆之為慮遠也何者彼諸
言利病者非人人有賈生之通達陸贄之忠說為生民社稷長
計也彼嘗竊視夫上意之所嚮攘臂扼腕而爭於功名其言十
弗一當而宰相者輒徇之安知今日之所謂利異日不有以為
病者乎今之所謂病異日不有以為利者乎安知不有一人焉
以為利又有一人焉以為病者乎如此則是朝廷之政必且歲
異而月不同上無所操持下無所信用此以擾之之道治之者
也欲天下無亂不可得已故四方利病一切報罷相天下之大

慮也余以爲可以消人主好大之心可以使人臣奉職循理可以與民休息可以長守祖宗之法而無過夫人主撫已成之業席全勝之勢而負其英明之畧往往銳於從事而輕天下于一試惟有老成長慮之君子啓沃而輔導之抑其沾沾自喜之氣而不搖於群小傾邪之口然後國是一民志定而天下無意外之慮蓋使神宗得沈而相之則熙寧之禍不作故曰可以消人主好大之心也上者下之的好目則下飾觀上好耳則下飾聽勿示所好而一以成法從事則天下不游意於法之外亦不惰志於法之內百職咸舉而僥倖者寡矣蓋章呂之徒爭以刻急譎爲相高安石寔導之故曰可以使人臣奉職循理也御

平世之民若養生者然可以糜肉而不可以藥石也海內平矣憲度脩矣天下且相信矣與之煦嫗乎恩澤休息乎無爲是以其民忻然戴之歷世而彌固當此之時若復更令易法以煩天下此以藥石養生也不終日而病及之矣故曹參以醇酒醉言事者而民歌寧一故曰可以與民休息也創業之主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諸所建置事皆懲前慮後周詳精密而後來議者猥以一時之利害遂欲改而張之以秋毫之小善易丘山之大慮祖宗之法蕩然而舉社稷從之已非君相獨運于上距浮議以維國是則天下之敝必自此始蓋漢文未遑禮樂而高祖之志維持至於二百年而始壞故曰可長守祖宗之法而無過也夫

上不好大則根本之慮專吏皆奉職則悃悞之效著法祖則下
知所守息民則國家之元氣不索兼此四善者可以言相道美
沉之得爲名宰相也宜哉然則吐哺而延白屋之士集衆思廣
忠益彼皆聖賢其治效章章著也抑何相左與噫是繫其遭焉
夫時方裕蠱不可以清淨理道貴宜民不可以膠柱誤周公操
制作之柄武侯任討賊之權倥偬輻輳孰與優游太平垂拱而
蒙成棻者同日道也是故相天下者惟其有不擾之心而已苟
其以不擾爲心則幸而享其成以無爲治可也不幸而當改革
之會即使功今日布聰明特達乃所以恢張至治而開太平之
原也亦何患其紛更哉不然彼周公武侯吾固知其非喜事者

裴濟 死靈州

諸 燮

按靈州之地廣方千里表裏山川真宗所授於祖宗而不可尺
寸棄焉者也保吉之徇必爭靈州是夏人不得靈州不可爲強
而宋人乃委而棄之非藉盜糧乎使其時朝廷有備禦之資聲
援嚮導不致匱乏則保吉豈能得志耶裴濟刺血書奏而援兵
不至然後失陷卒資元昊以致富彊朝廷無人志意寡弱諸人
不足恤李沆而亦爲是言哉是以知宋之君臣偷安苟幸以馴
致靖康偏安其立國之勢然也

田錫

呂 中

田錫在太宗朝鯁槩言事而太宗親賜璽書與之委曲辨論周
悉如此宜其感激而益堅其操蘊也既擢為知制誥因歲旱言
事忤旨出知陳州及事真宗益以規畫獻替為已任雖死不改
其節以此受人主異知至使人主聚集前後章疏自收置一漆
匣以遺仁宗錫雖亡久矣而名不滅身沒之後又受知於嗣皇
可謂不負其所學也

田錫

阿魯圖

人君論功行賞必以武臣為先而不及於諫諍之士蓋以武臣
勤勞百死一生乃成厥績遂銘太常恩覃帶礪此則封功錫爵
之彝典也殊不知武臣之功能平已然之禍亂諫諍之力克明

先見之危亾破凶除黨天下肅清較之武臣功孰居右宋之田
錫真其儔也故田錫之居言職凡上疏五十三章因入辭則陳
軍國機要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求直言則言給事中之不得其
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開寶塔成則曰衆以為金壁熒煌臣以
為塗膏爨血歲或大旱則曰此實陰陽失和燮理倒置夷狄深
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其忠諫之益何如
耶惜乎真宗覽其遺表徒然嘆其天奪之速而不能昭其直諫
之功也

种放

周德恭

种放恭逢聖世抱道自樂重違母命終身不仕易曰不仕王侯

高尚其志种放以之回視一才一藝哢哢自鳴奔趨於桃李之門希求進用者豈可同日語哉

种放

丁奉

宋史隱逸傳所褒者首推陳搏所貶者首及种放按放以虛名詭行遭際太宗真宗則從封太山從祀汾陰槩以逢迎為術及祿賜既優裝飾輿服強買良田親詬驛吏規筭廩給惡在其為隱逸也

魏野

張時泰

太宗之世有种放真宗之時有魏野皆隱流也夷考其行則野賢於放也審矣

林逋

張時泰

林逋所賦之時豈直自高其行哉將使天下後世皆知封禪之為非也逋之識見超越如此豈直趙宋間人物雖司馬子長亦當作衙官矣

林逋

丁奉

天書封禪之日滿朝卿相趨媚如狂而真宗乃召魏野賜林逋母乃自媿其妄誕而欲收覽天下之英傑耶嘗觀野之辭召有曰陛下告成天地延聘巖藪望回過聽許令愚守等語逋之臨死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則二子之風節可以愧死日準諸公矣

魯宗道薛奎王曙蔡齊

柯維麒

宋真宗詎不謂知人耶魯宗道薛奎王曙蔡齊皆簡校置侍從仁宗踐祚相繼登政府屬章獻太后臨朝正色敢言恥效群臣希合為祿利計及帝親政始終一操蓋剛介方嚴之性然也嗚呼其茲以為大臣與

魯宗道

陸大成

夫人臣依阿澆忍緘口自持懼雷霆之怒而吞聲惕斧鉞之嚴而卷舌循祿保位養成禍階則社稷何賴焉惟剛腸勁骨之士而能披腹心見情愫犯顏觸諱苦口論諫雖至剖心碎首瀝血流腸而不顧此真可決大疑而明大義可退大姦而弭大亂社

稷終將賴之矣當劉后之稱制邪謀肆興心已駸駸呂武矣更在廷諸臣皆平勃之順從無王陵之廷爭其不正六龍之位者幾何幸有魯公之骨鯁一則曰唐之罪人二則曰如嗣君何三則曰夫死從子彼方垂涎染指於龜鼎而吾遽有以枝其口噎其喉使之欲吞而不下俾仁宗不為泥蟠之龍而為天飛之龍此誰之力哉則魯公之為也嗚呼非社稷之器孰當之

魚頭參政

陸大成

論曰國有立臣社稷之福也夫人臣依阿澆忍緘口自持懼雷霆之怒而吞聲惕斧鉞之嚴而卷舌循祿保位養成禍階則社稷何賴焉惟剛腸勁骨之士為能披腹心見情愫犯顏觸諱苦

口論諫雖至剖心碎首瀝血流腸而不顧此可以決大疑亦可
以明大義可以寢大奸亦可以弭大亂社稷終將賴之矣昔宋
魯宗道敢言真宗常書殿壁曰魯直及仁宗初參知政事天下
稱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吾不記其他獨記明肅太
后臨朝問武后何如主宗道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有邪
臣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宰執衆莫敢對宗道獨進曰如嗣君
何乃止后嘗乘輦先帝行宗道以從子之義引却之遂爲故事
嗚呼此可知其骨鯁矣夫武氏之問后之從違未決也得宗道
而大疑以決七廟之請聊以嘗大臣耳使一狗之則繼此而如
呂又繼此而如武皆奸謀所伏也得宗道而大奸以寢從子之

義自文姜而來不明於母后者越千年矣得宗道而大義以明
自是而劉氏絕覬覦之心自是而趙氏無動搖之慮國家俱寧
屹如磐石得宗道而大策以定噫社稷功也魚頭參政之名宜
其照耀於天壤哉且自古明君良臣相聚一堂圖事揆策則主
鑒其忠陳見悃誠則上然其信翼乎若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
魚縱大壑君不聞逆耳之規臣不見批鱗之力何骨鯁之臣之
足稱也後世堂陛森嚴尊卑隔絕臣之視君如蛟如龍立能呼
吸風雷漂蕩山岳而吾渺然之身若鱗鱗魴鯉惟恐一旦而挂
罾當登砧几爲魚肉世主又徃徃徭其類曝其腮使不得逞至
乎忠鯁之士憤懣鬱結寧塗江魚之腹中而不忍見宗社之魚

爛於是策士之言曰驪龍之珠可得而領下有逆鱗徑尺人犯之必死夫人主亦有逆鱗噫人臣以龍鱗待其君必不以魚頭自待矣是故阿意順指諂諛而不言者腥焉若肆中之鮑魚優游卒歲循默而不言者洋焉若濠中之鯁魚遇事激衷口將言而嚙嚙即言之而不盡吐者喁焉若轍中之鮒魚魚頭參政可易得乎哉昔孔明起卧龍之餘結魚水之好宜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矣乃東征之舉不能沮使先主敗於陸遜若白龍魚服卒爲豫且所困也孔明得君如此猶有未盡言者乎而况一鯁生事一女主乃能紆骨鯁之忠止專恣之漸決大疑寢大奸明

定大策有社稷功焉魚頭參政之名宜其照耀天壤矣宋

初承五季之後士氣奄奄牽於富貴之餌惟恐一鳴輒斥也爲失水之魚也是以敢言直諫者鮮至寇準王禹偁田錫之徒然後能揚鬚鼓頰以批人主之逆鱗而人主亦徃徃優容之於是直士明興而魚頭參政爲之首當劉后之稱制也邪謀聿興心已鬣鬣乎呂武矣使在廷諸臣皆平勃之順從無王陵之廷爭則頭角就而風雲生其不正六龍之位幾何哉而幸有魯公之骨鯁也一則曰唐之罪人二則曰如嗣君何三則曰夫死從子彼方垂涎染指於鼈鼎而吾邊有以枝其口噎其喉使之欲吞而不下在劉氏也不爲拔扈之魚而爲點額之魚在仁宗也不爲泥蟠之龍而爲天飛之龍此誰之力哉則魚頭參政爲之也

可謂社稷臣矣厥後明肅旣殂嗣皇踐政希遊幸屏玩好趨然
有臨淵羨魚之治焉寬文網弛法禁廓然有察見淵魚之戒焉
以輕徭薄賦厚民生而閭閻樂業無魴魚頰尾之勞以忠厚正
直培士氣而真儒輩出有鯢魚變化之妙至于忍燒羊却獻蛤
即古懸魚之守不儉于此焉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熙有鳶飛
魚躍之景象而上之君臣亦得以春和景明相與賞花釣魚爲
樂也誰貽之哉向非魚頭參政則明肅之爲呂耶爲武耶未可
知也仁宗之爲少帝耶中宗耶未可知也而安能見此太平也
哉信乎造福於社稷者大且遠矣宜其名昭天壤乎雖然亦真
宗之功也彼漢唐英主如武如文如憲豈不亦號稱納諫耶如

淮陽之守一麾絕望君門之魚鑰田舍之翁一怒幾賜匣中之
魚腸潮陽之刺一行幾飽鱷魚之饒腹使真宗如若傳也參政
亦金中魚耳乃書其名于殿壁而亟擢用委任之俾之番紳正
笏以成此社稷之功其視太宗之任呂端不釣之卓越千古共
噫此自古攀鱗附翬之士致想於龍吟虎嘯之期也

王曾

陳 樞

大臣之功能攘除寇盜者不足重惟誅戮權姦者爲可嘉蓋攘
除寇盜不過平定乎一方誅戮權姦寔是能廓清乎宇宙故王曾
雖以計去了謂而實有大功於社稷也丁謂賦性姦回好行詭
慝黨與日盛凶威日比仁宗以幼冲之資而欲當國步多艱之

任不亦危乎是知仁宗之有天下四十年者其效未必不本於王魯之去丁謂也

高瓊范廷召召葛霸

柯維騏

世言百虫皆能化惟人不能非也高瓊范廷召並少年無賴亡命異日脫蟠乘運功顯而身榮矧皆有子大其家宣仁賢后又高之自出乎葛霸奮於草澤名與高范齊顧子懷敏不逮二家遠甚蓋匪獨猾懦為范仲淹所排而喜功無謀郭遠亦料必敗其死敵弗避殆荆罕儒曹光實之流耶

人物論二十八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九卷

甫中 鄭賢 元直

仁宗

脫 脫

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庭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嘗服澣濯帷幪多用繒絙宮中夜饑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吏治若媮隋而任事

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央獄多明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於亂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仁宗

柯維騏

自漢以來稱守成令主必曰文景豈不以仁厚恭儉延重熙累葉之澤耶有宋仁宗果何愧矣帝在位四十二年宮室苑囿無所增飾燕私常服澣濯着令諸州旬上雨雪遇水旱則密禱禁庭或跪立殿下夜饑思膳燒羊戒勿宣索大辟疑者皆上讞嘗謂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至於以忠厚待士夫以至誠待夷狄視累朝不加優哉乃若稽古右文表章學庸爲正學倡斯又景所弗逮者獨惜闕雖化缺不能復三代之治也

仁宗

顧克

仁宗即位始馬恩出太后旣焉政出大臣呂夷簡順父出母致帝蹈漢唐之失德且又屢逐言事者以鉗天下之口致天下齟舌軟齒不敢申一喙者將二年蔡襄四賢一不肖之詩要非盛世之所宜聞者自親政以來率多善政觀後苑之麥減畿內之稅因月食而放宮人因大旱而求直言瑞豐年而却草木之異念民瘼而出通天之犀精心密禱以應天變寬恤民力以憫人

窮中夜忍一羊之費燕私服浣濯之衣絕苑囿之好謹大辟之刑慎兵革之用鼓元氣以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而仰畏天俯畏人之意昭然有足多者慶曆中急於求治擢用元老而衆賢之進茹茅斯拔小范老子主邊事鐵面御史專彈劾黑王相公在樞密閫羅包老任要府富鄭公善北使之職韓魏公寒西賊之膽歐文忠變時文之怪狄武襄成廣南之功濟濟智者出謀材者獻力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以共培四十二年仁澤是以遼人請盟夏人納款中國奠安有倚太山坐平原之勢手不指揮口不煩言富與地侷尊與天並蓋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故其棄群臣之日天下咸路祭巷哭感動欷歔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猗與休哉

蔡襄王素余靖

宋史

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襄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爲非靖黜夏竦王居正爲不可用蓋仁宗銳於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厭煩劇再爲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

孔道輔

丁奉

天聖明道間天子旣長而母后稱制可爲一太息也主盟國是

者幸有陳官孔道輔鞠詠劉隨曹脩古皆端人正士而道輔尤
為稱首及帝廢后引議慷慨綱常賴以扶植者多矣道輔父勗
以清潔聞子宗翰以治理著而三世之賢得非先聖之遺澤乎
楊億晁迥劉筠薛映
柯維騏
自古負高才能文章者率不能有樹立若楊億劉筠並擅一代
文宗而挺挺大節羞效世俗浮沉以邀榮利此豈恒得哉筠隔
富人之謗乃同姓不避嫌所致以彼詞章耽寂達生俟死尚復
何求乎晁迥醞藉善書命躬直道不為貴勢屈揚劉之亞與薛
映苟非私忿累德其文學吏治亦豈可少哉

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

宋史

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烈相似方仁宗初
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
近習不敢窺覷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古人所謂社
稷臣於斯見之知白衍勁正清約皆能靳惜名器裁抑僥倖凜
然有大臣之槩焉宋之賢相莫盛於真仁之世漢魏相唐宋璟
楊綰豈得專美哉

晏殊龐籍王隨章得象

宋史

殊籍隨得象皆起孤生致位宰相籍通曉法令隨練習民事皆
能用其所長然籍終至絀免隨數遭譴斥何其才之難得也得
象渾厚有容喜薦拔人物樂善不倦方之諸人其最優乎

晏殊龐籍王隨章得象

新編

龐籍王隨二人者寬嚴不同皆宜於治郡及爲宰相乃弗滿人意豈漢黃次公之傳與晏殊喜薦拔時賢章得象渾厚有容並號長者慶曆朝多君子治體寬裕茲豈無助哉

評 章得象擠范仲淹可謂渾厚有容耶

田錫王禹偁張詠

宋史

傳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鯁譽諤之節蔚爲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後果符其言而醇文與學爲世宗仰錫身沒之後特隆褒命以貫直操與容默固位者異矣詠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顧之憂其被獎與如此然皆翫骸自信道不諧偶故不極於用云

田錫王禹偁張詠

田錫仕太平時屢上書極諫常若有朝夕之虞謂憂治世危明主非耶王禹偁直躬鯁論與錫名齊醇文與學乃餘事耳張詠以嚴爲治勲績卓爾而遠不忘君請除賊臣之疏天下快焉惜詠不大用禹偁不見容錫僅得諫議蓋獨立者多齟齬信道者輕榮利仲尼曰吾未見剛者三君子近之矣

呂夷簡張士遜

宋史

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特制宜濟以寬厚相臣預有力焉士遜練習民事風蹟可紀而

依違曹利用以取譏方夷簡在下僚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
及其爲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
怨以固權利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雖然呂氏
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未之有也

富弼文彥博

宋史

國家當隆盛之時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惟其有餘足此當世富
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
博哉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慕風采其德望
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
大臣之風又能享高壽於昇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
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彥博相繼以老憚人無忌善類淪
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旣衍我尚有之豈不信然
哉

富弼文彥博

新編

富弼之生也異哉景德元年其母寤驚旌旗鶴雁降于庭云有
天赦是年寇準畫澶淵之策契丹請盟而弼異日使虜之功與
準並寧非天欲赦民俾數十年免於丘戈之禍與文彥博丰采
凝峻名聞四夷語曰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元夫鉅人之爲人國
重固如此矣夫兩人者皆忠亮果斷有古大臣之風至和並相
允懷輿情後之議者乃謂弼懷顧慮少建明彥博膽大不能畏

謹如仁宗所料是豈足累其平生耶

富弼

李燾

前輩謂讀國史至富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私切惓惓也方契
冊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悖慢擇所報聘無敢行者獨鄭
公毅然請往入對便殿忠激於心義形於色仁宗亦爲之改容
乃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折其中而服其心無一語以屈
鄭公所以能爲是者人皆謂其博洽多聞之功余獨有取於入
對便殿之數語壯矣哉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之言凜凜乎
與秋霜烈日爭嚴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鼎鑊
在前而有所不遜雖甘言重幣而有所不能屈嗚呼雖古之良
使何以加諸

狄青郭逵

宋史

宋至仁宗時承平阜起健卒至政府隱然爲時名將惟青與郭
逵兩人耳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敗最後崑崙
一舉頗着奇雋攷其識量亦過人遠矣逵料葛懷敏之敗如燭
照龜卜一時號爲知兵雖南征無功用違其長又何尤焉

狄青郭逵

新編

仁宗以來元昊桀驁爲邊境患故廟堂加意兵事而行伍累功
率躋崇顯若狄青郭逵先後登政府尤推名將二人均有知畧
最後廣南得雋交趾無功盖有幸不幸焉青行至邕會瘴霧昏

人
物
論
醫中人賊致毒水中飲輒死忽一夕甘泉湧于郊遂濟其衆達
擁三十萬兵冒炎瘴物故大半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狄青

劉定之

將重於師者數千萬億人之命繫於此一人若致於覆亡則當
誅奚疑焉蓋所誅者少而後有所懲以致所全之多故古之法
師覆則將誅未有能改者也春秋之時楚敗于城濮殺其將子
王其後敗于鄢陵殺其將子反用能轉敗爲勝以弱爲疆與晉
爭霸橫行於江漢唐李弼河陽之捷由於靴中之刀宋曹彬江
南之功亦本於匣中之劍興王之時大率然也今狄青斬陳曙
而智高亡不旋踵青亦可謂知兵矣宜乎見稱於韓范二公也

韓億

脫脫

王侁曰昔袁安未嘗以贓罪鞠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覃乎後
昆韓億不悅擯人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有
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維適於正績適於嚴嗚呼維
其賢哉

韓億

柯維騏

有宋大臣閎閎如范仲淹韓億兩家豈不誠鮮哉億諸子雖不
皆如諸范賢而其爵位並顯要非偶耳考仲淹好施與爲政尚
寬厚億不欲以小過錮仕者於盛世斯非夏侯勝卜丙吉之必
昌者耶

人物論
包拯趙忭

丁奉

古賢臣多矣皆非庸人孺子所能知也今庸人孺子論嚴明者輒云包龍圖論廉潔者輒云趙清獻所謂民到于今稱之其二公之謂乎夫嚴察者恒苛刻包則寬猛之相因廉介者恒矯激趙則忠厚之是尚此二公所以爲賢也

包拯

奏議序

周瑯

夫宋仁厚之治秉禮之朝也于時士大夫躋位臺諫率自寵其遇而爭爲激切以自矜詡故考其直言敢諫人人能矣而誕漫譁競猥屑搜獵幾致國是蕩搖靡所底定愚竊以爲過云迨仁宗虛已盡下言者益奮而進言之義日益垂矣獨孝肅持議一

本之至誠歸之忠厚蓋庶乎謨弼啓沃之良而社稷之長慮也故自釋褐至履政府而仁宗倚眷如一日其言多錄用焉夫權於輕重之分也酌於緩急之序也達於時務之宜也究於幾微之漸也是進言之義也不容誣也孝肅於是乎有取焉故國統不可以

議建太子貪冒不可以弗懲議錮職吏大臣不可

以不信議去形迹監司不可以不重議去苛虐民隱不可以不恤議蠲積逋財用不可以不節議革冗食僥倖不可以不抑議絕內降壅蔽不可以不杜議重封駁恬退不可以不敦議限年致仕天戒不可以不謹議日食地震其他如取士權稅刺舉諸議皆章章較著不容以不講也真體國者之言哉公及歲以至

孝聞而直亮公清終始一節至今田父野老猶尚能誦其姓字則公之所以昭昭於天下後世者將無艾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詎不信哉

趙抃 鐵面御史

屠隆明

古人處臺諫之職而以直聲震於當時可謂不負其職者矣夫臺諫之職言官也言官也者以諫諍立朝上而君德之成敗下而生民之休戚中而君子小人之進退舉於此乎閑焉故必勵忠貞之節秉剛直之心作敢言之氣以靖敲于天朝而後無愧於言責夫苟依阿澆恣以偷祿取容而已耳與時浮沉而已耳則天子將安賴之幾何而不尸厥職也自非忠義素植於天性

者疇能獨持風裁以伸蹇諤之論而以直聲震於天下哉昔只趙抃以剛介正直之士遭遇仁宗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直聲凜然號為鐵面御史嗚呼御史若閱道斯其無負諫官之職者哉粵稽古無所謂諫官之名也是故先王喜正議而樂讜言為之設置諍之鼓敢諫之木肺石之函和顏色以來人之言虛懷以采人之說當其時則大夫諫士傳言庶人議於野商賈謗於市史在前書過謦誦詩諫工執藝事以諫是故人無常諫諫無常職固未聞有所謂諫官之設也而亦何至以直聲震於天下如所謂鐵面之號哉迨三代告還風漓世降上無受言之主而下多諱言之士於是天子不得不設之諫官而以言責

屬之矣。臺諫之設，固直道之衰也。而世之論臺諫者，有曰：言及乘輿，則天子省躬事；闕廊廟，則宰相待罪。如此乎？其權之重也。又曰：坐乎廟堂之上，而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而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如此乎？其責之隆也。乃御史則主封駁之司，處搏擊之任。錦衣豸服，鐵簡銀魚，以侍天顏而糾百僚。執朝綱而肅憲度，袖懷諫草，而臺閣生風。手出彈文，而朝端增氣。足以回萬乘之心，而寒奸諛之膽。是御史之爲職，亦甚重且艱矣。顧天下之士，剛直者少，而柔佞者多。忘身徇國者希，而全軀保家者衆。而况天子威重於雷霆，勢重於千鈞，尤足以奪人臣之氣，而撓其所守。於是始有呶些言，慄嘶啞，咿嚅，愧以取

容。突梯滑稽，如脂如膏，以繫楹奴顏婢膝，守口如瓶，白同立仗之馬，轅下之駒，抱葉之寒蟬，以竊祿甚，而如杜欽、郭永者，流黨於王氏陰收富貴之利，而直攻成帝。陽取蹇諤之名，斯蓋奸人之尤者也。馴至君德日敗，國是日非，大奸盤踞，而不動衆正屏息，而莫敢誰何。而風憲收聲，霜威掃地，盡矣。以是人而列之諫垣，污蔑銀臺，孰甚焉。而又何鐵面之足云也。閱道夙抱忠貞，直諫之志，勵獨立敢言之操，而遭際昇平，對揚明主，言論慷慨，而不嫌於過激。風采嚴毅，而不病於大剛。法鷹鷂之搏擊，象獬豸之觸邪。類屈軼之指佞，直辭勁氣，磅礴朝著，而威望表於天下。是故口啣天語，面帶霜威，何其壯也。天潢貴戚，豪華鼎盛，而望

鐵面則屏氣矣大臣權門依馮寵靈爲城狐社鼠之勢營蟠結
根據之奸牢不可動而覩鐵面則落胆矣武夫悍將擁兵擅權
專制方面不受約束而亦不免奪於鐵面之威嬖人佞幸出入
宮掖如鬼如蜮而亦不免懾於鐵面之勢鄙夫懦士箝口結舌
以持祿取容而思鐵面之臣則汗顏無地矣甚而天子且改容
以謝過者有矣臣子駢首於請室者有矣壯哉清獻公之節乎
昔者汲黯寢淮南之謀二鮑斂貴戚之手李膺伸破柱之威張
綱著埋輪之直之數公者皆所謂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不
畏強禦而以鐵面有聲於時者也闕道之氣節豈非數君子之
遺乎哉孔子曰振也欲焉得剛又曰色厲而內荏譬諸穿窬之

小人夫有欲則不得爲剛而動於意氣之私則或流而爲色厲
內荏是所謂玉表而石中者也羊盾而虎皮者也故文之無畏
能扶宋公之僕而不免喪氣於過宋之時元稹能劫內侍之奸
而不免改節於貶竄之後劉栖楚能碎玉階之首而不免朋附
於八閔十六子之鄙韓璠能按將帥之賊而不免毀志於歌伎
之手豈不爲勢屈不爲利誘者哉而又安在其爲鐵面也清獻
公之鐵面吾知其不易爲矣必有龍逢之忠肝者能爲之有比
干之剛腸者能爲之有宋璟之貞姿勁骨者能爲之闕道畫之
所爲夜必焚香告天治心之功密矣入蜀而一琴一鶴以自隨
持身之節嚴矣惟無物者而後伸於物此其所以能剛也不然

其不爲無畏諸人者幾希矣故剛直也矯激於一時者意氣易
盈而易銷而天下得以窺其後樹立於平日者志節愈久而彌
勵而天下有以懾其威孰謂清獻公之剛而可易爲者哉詩云
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公之謂矣雖然君猶表也臣猶影也表端
則影正君仁則臣直氣節之士何代無之人君不能培植安全
而震撼折挫之自非烈火之真金百煉之精鋼鮮有不靡然而
變節者矣其有不變者則伏鼎潤鑊竄遠投荒而正氣銷磨以
盡又安望其臣之能直也仁宗謙恭和易容受直言當其時若
唐介之敢言張昇之孤立包拯之笑比河清及趙權之鐵面皆
能始終保全之此直臣之所爲感激而思奮者也然則閱道之
氣節可尚矣而仁宗之能容君人之度不亦偉矣哉愚故表而
出之以見當時一代之盛云

包拯吳奎趙抃唐介

宋史

極爲開封其政嚴明民到于今稱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
孔子所謂剛者乎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抃所至善治民思不
忘猶古遺愛介敢言聲動天下斯古遺直也夫聽諫者明君所
難以唐文皇弗終於魏徵觀四臣面諍鯁吭逆心或不能堪而
仁宗容之無咈誠盛德主哉屹杵子世孝淑問介子難進義問
介子強敏恕介孫高行不隕家聲有足美云

包拯吳奎趙抃唐介

新編

包拯吳奎趙抃唐介並以清操直節重于時拯抃為政嚴而能恕其惠不亦博哉奎料王安石於未用可謂善觀人抃之退介之死皆以安石故殆蹇蹇匪躬者耶

張昇趙槩胡宿

柯維騏

張昇斥貴妃抑宦侍沮內降不附時宰非遇仁宗孰諒其忠直乎趙槩仁孚盜賊義行於僚友其不校歐陽脩力為辨誣以全朝廷大體長者哉胡宿行古之道通天人之學世號鉅儒至於振溺活萬人之命柞及子孫宜矣

韓琦

宋史

琦相二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脩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忠彥世濟其美繼相位宜矣

韓琦

新編

韓琦輔政於嘉祐治平間內外輯寧黎庶豐樂且再定大冊調兩宮誠可謂社稷臣考其平生朴忠不避姦險自為學士帥邊仁宗已屬意柄用遣使諭之曰卿無人援薦朕自知之是何其知人也神宗之知弗逮而琦弗得行其志於熙寧惜哉

韓范評

沈 澹明

當宋慶曆元昊跳梁全師屢覆邊城陷沒蓋自繼遷背叛迄是

幾六十年繼遷父子無歲不以和請而鄜延涇原環慶之間無
歲不被兵仁宗迺遣侍臣就問方畧而魏公文正公各以策上
韓則以屯二十萬重兵謹守界壕經費日蹙士氣日隳且勢分
力弱賊有輕我之意而我且不支欲併力一舉以圖未逸范則
以戰者危事平定難期挑禍啟釁徒阻內向之意欲以恩信招
來擇利脩築廢砦以徐俟其釁當時多難韓而是范爲易就卒
之論戰則劉平有三川口之敗夏竦有豐州之敗葛懷敏有定
州砦之敗即魏公亦不免水川之敗而夏卒以二十五萬之茶
幣和終宋之世常爲與國後世按成敗者又率右范而左韓右
范者以爲善察彼已休兵息衆常握廟筭而無遺鏃亡矢之勞

計誠得也左韓者以爲時詘舉盈驅無辜以幸不可必之功魏
公徒激一時之弱耳非長策也愚竊以爲謀國者當先其大體
而後小利幹蠱者貴振其神器而緩近尚事後成敗可亡論也
元昊父子以叛逆餘孽一舉而陷靈州再舉而銀綏割陷清遠
破西涼狼藉將吏蚕食蕃漢僭號改元此而不誅中國之體陵
夷極矣更欲苟且姑息獎以王爵贈以金帛覆城不取而又加
賜馬何以舒華夏之氣鼓戍卒之心哉此愚嘗以爲和之一字
不獨貽慶曆之恥而實釀靖康之禍者也不敢以文正之言爲
盡善且當時所謂不戰者不過曰勇怯不敵耳地形不便耳分
兵深入師老糧匱爲可虞耳不知當時非無兵也患在藩鎮損

削大過以屢易之將馭非素撫之士是以動輒掣肘倘魏公信之而令魏公久任之奚有違制之任福耶吾徵白豹城之捷而知魏公之足以了此也元昊舉族而行不過五萬吾併力西向環慶鎮原當其前鄜延麟府牽其左吐蕃回紇出其右先復橫山斷賊一臂賊縱阻河負山窟穴完固吾可操數月糧而得志矣又何險隘可慮而不繼之足患哉計不出此而一意于和卒之慢書之及當文正之身不免而聚甲屯糧閱歲無休抑中國之士氣起四夷之玩心至以堂堂天朝而僅爲么麼小寇之父以全盛之時而不能制蕞爾之畔賊遂使其後靡所能抗靡所不和陵夷衰替至不忍言豈非際可爲之機當幹蠱之會叢挫

不振積弱之勢一成而不可反耶至是而始信魏公之見遠也夫大抵宋室之弊議論太密而制事太踈視敵太重而視己太輕議論太密故謀國者靡定見制事太踈故舉事者鮮成功太重則畏而不敢爲太輕則怯而不能爲即西夏一事方繼遷之死曹瑋嘗請討之真宗直欲以恩結而不果元昊始反非有極重之勢也王德用請討而朝議竟阻之至賢如李文靖亦謂中國不能守而主棄靈州之議若文正豈見不及此而顧主和議也者亦以意在持重冀得萬全以舉而不意當時不善用其策至一和不易使中國失一右臂宣靖建紹之際其蠱壞遂并闕隴不能守也觀其與魏公並對有曰以和議爲權宜以戰守爲實

人物論
務則亦知魏公之議不可奪已噫後之謀國者其亦以文正之
言爲權而以魏公之策爲正

韓范經畧西邊始末

沈一貫明

元昊之先夏州人拓拔思恭也唐時討黃巢有功賜姓李氏鎮

銀夏綏靜宥五州而世有其人

地宋

唐太宗時其孫繼遷內附賜姓

曰趙保吉子德明德明子元昊多智習兵數諫其父臣宋非策

也至是仁宗寶元二年乃當是時元昊已併唃斯羅青唐諸城

蘭州諸羗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延瓜沙肅諸州地二

萬餘里申婚姻結好河東諸羗搃兵五十餘萬以向環慶鄜延

興慶諸州而延州者夏人出入之衝也地濶皆踈土兵寡弱而

范雍懦且易與於是元昊詐疑欵襲抵城下敗李士彬劉平石

元孫二帥之師會大雪引去時夏竦先已與雍分鎮涇原陳固

守之議而韓琦自蜀還與天子論西事甚悉宰相呂夷簡推轂

知越州范仲淹於是雍旣貶則以琦樞密直學士兼經畧以副

竦而仲淹以延州爲意遂自請延州先是邊兵寇至則官卑者

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所以敗也則大閱州民兵得八千人六

將教練量敵衆寡出戰脩求平等皆而又用世衡策城青澗以

扼賊衝又大興營田聽民互市奏以華同河中租稅徙兵就食

省轉輓之費於是羗漢民相踵歸業夏人亦不敢窺延州矣仲

淹又上言關中無備有如賊乘虛而入而兩川貢賦非太倉粟

也京師不得高枕矣宜飭邊將爲持重計又實關中兵令寇不得深入即寇至入壁保令無所虜掠而已此完策也會元昊寇鎮戎敗劉繼宗兵遣學士趙宗壹詔諸軍竦乃令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之上用攻策期以正月出師仲淹不可奏曰正月寒沍豈可令我師暴露不若按兵觀釁許臣稍以恩信招撫諸羗遣城廢些牽敵人屯民營田爲持久計即欲出師請留鄜延二路以備招納琦亦奏兩路並進尚患無功若鄜延以牽制爲名徒委涇原孤軍嘗敵非計明矣詔仲淹與琦計之琦遣尹洙就仲淹議而仲淹終以爲不可琦又奏言仲淹意在招納而臣意賊雖衆不過五萬我諸路兵不下二十萬鼓行並西破之可必

孰與阻濠自守儼師賈財生敵人吞我陝右心上復詔仲淹謝曰非臣怯願戰者危事有如失計恐更煩歲月也且橫山蕃部寇多兵少少則難進多則難久臣見其害未見其利臣與琦並心本朝豈故異同勇怯哉頃之元昊納款仲淹仲淹令昊去帝號即可遂不進兵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益戒嚴諸將而自行邊賊果犯渭州逼懷遠城琦檄鎮兵萬人命任福將之令趙德勝出賊後要其歸路且戒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時元昊傾國入寇步騎十餘萬而福謀賊少頗易之遂陷賊伏中大敗于好水川福死竦收散兵則琦檄尚衣帶間也奏奪一官而已然元昊由此愈不遜吞書仲淹對使焚之大臣以爲仲

淹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當斬上不許其年夏人破澧州夏
竦罷於是分陝西爲四路以韓琦領秦鳳仲淹領環慶王沿涇
原龐籍鄜延時夏人旱傷稼元昊復遺書仲淹約款仲淹亦復
報之籍曰詐也已而元昊果大舉寇鎮我軍涇原副將葛懷敏
敗績於定州賊乘勝抵渭州諸鎮莫敢出仲淹自邠涇來援賊
乃引去帝聞之喜曰吾固知仲淹壯也仲淹請與琦同經畧涇
原琦仍兼秦鳳臣兼環慶掎角並進漸復橫山以斷賊臂願詔
龐籍兼環慶文彥博領秦州勝宗京領慶州以成首尾之勢帝
悉用其言使琦仲淹總四路之事開府涇州此兩人名重一時
至是節制歸一號令嚴明賊聞之始落膽矣然賊雖數勝而饑

饑瘡痍相仍力亦不給三年上書請款上亦厭兵許其奉正朔
稱臣而不名羈勿治而已明年琦仲淹召還政府其后仲淹與
富弼同受命行邊得專用事西尋卒琦因种諤誘酋虜降城綏
州邊釁再啟乃出判永興軍卒存綏州西境復寧論曰古以豪
傑命世者其計畫亦戛戛乎不相入哉夫元昊雖善兵何嘗不
畏人攻群潰訂庸蝥蟄我疆場無已時常使得氣去非力不勝
諸將常惴惴自完也法曰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又善戰者制人
而不制于人斯二者乃自昊操之而中國能與論勝負耶倘中
國有能制昊無令昊亦備我昊徒蕞爾必不支必折而入我斯
韓公琦之所爲計也范相持重有体專務經理內地行漸攻之

術余觀其在環慶時條約諸羌如博黍戲小兒卒爲中國用城
大順城及細腰胡蘆諸砦附明珠滅滅等族環鎮道得不梗悚
龍景降善乎其熟策之也可謂經國之老成庶幾哉金城之師
乎然好水之役雖將失律安得謂勿與知也而以偏裨爲解大
抵承平之後論戰固難之矣茲范相之早計者哉乃若次第稍
定武備漸脩斯又滅此朝食之時而令夏竟得請去不若則能
避之終操制勝之權者吳也坐失機直可爲嘆息夫始如處女
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今不可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
無一當之者天耶於乎惜哉

韓范經畧西邊事始末

王喬桂明

仁宗康定元年夏人元昊寇延州延州者夏人出沒之衝也地
濶岩踈土兵寡弱范雍又怯懦少謀元昊盛兵乘勝抵城下師
皆敗績會大雪自引去韓琦初還自蜀論西師形勝甚悉宰相
呂夷簡薦知越州范仲淹可大用遂進琦樞密直學士進仲淹
龍圖閣直學士並兼經畧以副夏竦云仲淹以延州諸砦多失
守遂自請延州先是詔分邊兵各督領寇至則官軍者先出仲
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此所以敗也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
分六將訓練量敵衆寡出戰脩永平等砦城青澗以扼賊衝興
營田議移邊兵就食以省輓輸慶曆元年正月詔進兵仲淹言
塞外大寒宜俟春深賊馬疲人饑其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

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觀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牽制元昊上許之仍詔與琦同謀乘便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創賊若鄜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敵非計帝以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危事也當謹守觀變未可深入琦復奏曰仲淹意在招納臣謂賊入寇不過四五萬吾諸路重兵二十萬若鼓行併出乘其驕惰必可破上終難之會元昊遣使與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遺之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賊果犯渭州逼懷遠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奇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任福將之令趨德勝砦出賊後要其歸路且戒曰苟違節制即有功斬矣福輕信

謀傳陷賊伏中大敗於好水川竦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白琦無罪止奪一官元昊既敗福軍答書極悻慢仲淹對使焚之大臣宋庠等謂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忠於朝廷何可深罪爭甚力上乃降仲淹知耀州初元昊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西北馬舖砦在賊地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遣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之密引兵至其地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二萬騎來戰詐敗仲淹令勿追已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

寇益少慶曆二年十一月仲淹附奏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
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有警則倚角而進互相爲援臣當
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上是
之琦與仲淹在兵間久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
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慶曆二年元昊更名曩霄上書
稱臣上遂召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命鄭戩代之或曰韓范
二公宋一代偉人也其經畧西夏議論輒不相入乃其威名咸
足以懾服敵人竟以成功何哉曰將貴度彼已以較勝負中國
承平滋久縉紳大夫不閑將畧士卒又怯懦不可以遽試勢固
難於求近効范公之招徠諸羌慎脩我備禦真得妙筭矣師環

疆域震撼中原非礪鈍倡勇期一大懲創以茂貽永寧則中外
沮喪社稷蒼生之慮深矣韓公之力主攻伐擬練銳數年提兵
直搗元昊於興州如下視窟鬼蓋壯猷哉兩公見若乖異然同
心相濟猜忌不萌卒致元昊款塞不煩血刃功若泰山並流天
壤何其盛也然任福之敗舉朝皆以此咎韓公而元昊之復書
狂悖被焚也大臣且欲置范公于大辟當是時兩公勢蓋岌岌
殆矣嗟乎士抱忠智欲戮力効庸于邊疆以圖垂不朽者非賴
主上之知奚益哉奚益哉

韓魏公不分善惡白黑

李廷機明

夫善惡黑白之在天下有分而滋以亂有不分而適以分者此

不可不察也世之君子但知分之爲分而不知不分之分于是
往往立門戶樹標幟白別太過其始也君子馮其氣以持小人
而其旣也小人亦逞其技以角君子我以我爲白彼且以彼爲
白我以彼爲黑彼且以我爲黑至于是非倒置白黑溷淆天下
脊脊大亂則分別過也韓魏公不分善惡白黑予謂公蓋以不
分分之昔者聖人繫易至夫至姤蓋亦善惡白黑勝負消長之
一大機也聖人所以分別扶抑其間意豈不拳拳矣哉迺夫之
九三壯頰也而曰有凶姤之九五含章也而曰有隕自天由此
觀之示忿嫉之形者開讒構之隙存包荒之意者收滌蕩之功
夫君子不務持之以周鎮之以靜而區區焉善惡白黑之爲分

別也不亦過哉唐虞之際九官岳牧濟濟民譽而庸違圯族之
夫蓋亦容乎其間臯夔諸賢未絕不與爲伍而帝亦不亟亟而
去之俟其罪狀旣著而後誅戮加焉帝豈乏發摘之明臯夔諸
賢豈寡激揚之節然不過分別者誠懲壯頰之凶用含章之術
也東漢諸君子爭爲名高互爲標榜某也俊厨某也顧及其也
君某也宗叟于月旦之評而沾沾于龍門仙舟之託裂毗露
齟尅核太至遂釀成黨錮之禍狴犴相枕桁楊相推善類旣殄
漢祚亦亡嗚呼彼其始固亦相矜以名譽相結以意氣庸詎知
其禍之若是烈哉蓋君子之名不必君子而後知好而小人之
號即身爲小人者亦赧然有所不樂居之心而開其翻然自新

之路則小人或可使爲君子至其甚不可化然後伺其瑕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去其梟而不窮治其黨故隼獲而墉安狐死而城完大奸旣斃而天下晏如則不分之所以爲得也語云山藪藏疾國君含垢夫少年盛氣褊心淺識之士常與小人爭于聲色唇吻之間徇悻悻之小節忽昭昭之大禍惟夫老成明哲長慮却顧事有所必濟不蘄其氣之伸國有所必安不求其名之潔用晦爲明摧剛爲柔悶悶醇醇而社稷賴之嗟乎韓魏公者其人已

評 不分之分含定千古不可磨滅之見

范仲淹

宋史

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仲淹諸賢無愧乎此矣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爲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此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攷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爲豈讓古人哉純仁位過其父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攻熙豐太急純仁救蔡確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時若從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畧知子孰與父哉

范仲淹

王士性

希文方在諸生即以天下爲任齏粉醴粥志何堅也先憂後樂
量何宏也故從學於戚同文講究政理夙夜不休及在制上宰
相書尤惓惓以擇相慮出而在位則百官有圖四論有敵華夷
稱敢諫矣疏河道導湖裁損內降華夷稱敢爲矣是以節鉞一臨
靡然屈服况乎有訓練六將之規有積儲省糴之備受羌漢之
歸而不疑對使焚書而不懼細腰胡盧諸建而不止由邠涇以
援定川而不縮虜筭並聲直足以寒氊裘之膽而奪之氣且相
戒曰無以延州爲意又曰非如大范老子可欺此一范破膽之
謠所由起也其爲甲兵豈不壯哉故厨僕褰裳華孟敗武成斷
木鉏弱獲莫敖采樵絞師喪吳光分師楚衆奔范蠡屬劍吳師

潰叔敖秉羽郢丘浸若斯乎甲兵之在將也况乎宋室聲容盛
而武備衰甲兵之弱戎且生心焉苟非有威名之將起而臨之
其何以聳敵心而固封守乎傳曰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
聖賢而不豪傑者也真知言哉

歐陽脩

脫脫

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世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
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
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脩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
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昭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
人之力也愈不獲用矣脩亦不克究其所爲可爲世道惜哉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得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謂五一耳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天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何如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吾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

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棄於五物哉雖然吾日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俱適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嘆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

一也吾嘗用於時焉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

歐陽脩司馬光

劉定之

神宗置司馬光於散地而其脩資治通鑑自爲之序棄歐陽脩於未老之年而及其卒也乃求其所作五代史其意以脩與光但能譔述也經國實用非其所能也吾自有安石也何其量人之薄哉厥後光起而究其用於元祐之初脩之不究其用君子蓋惜之然所由惜者脩亦有以取之也何也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濮議是也韓琦輩雖與脩同在政府而知經學古豈如脩秉義懷直豈踰脩哉脩苟以濮

正爲不當別議尊崇琦等必不或異矣英宗雖欲顧其私親何自戢口哉自是議發於政府而群言交攻惟脩之歸咎謂昔也贊仁宗以立爲後之子而今也道英宗以忘所後之人背先帝而諛嗣君薄大統而厚本生於禮樂爲不合於直道爲不純而脩遂無辭其責焉豈非脩又參大政當輔相位畧萌覬覦之心稍爲迎合之計以致此乎故曰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及其作五代史於晉出帝所謂生父敬儒爲皇伯柴世宗所謂生父守禮爲元舅皆反覆辨詰二王之非欲以表正其前日濮議之爲是然近於欲蓋而彌彰矣脩之

學繼唐韓愈而與之並皆宗經而脩論述尤多愈惟論語數章
皆纂史而脩筆削愈嚴愈惟順宗一錄皆衛聖道於湮微塞絕
之餘皆闢異端於群趨衆附之際始焉學者莫能抑揚之也至
其後惟愈從祀孔廟而脩以濮議爲鉅璧之纖瑕良幹之未朽
焉不然其全美豈可及哉幾微功名富貴之念一動而用以之
不究美以之不全是君子無慕乎其外者懼累乎其內無冀
乎其未得者懼喪乎其所已能也若乃光則免乎此矣所以然
者光之學以誠爲主自不妄語入故也

英宗

脫脫

昔人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信哉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
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豈非天命乎及其臨政
臣下有奏必問朝廷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群臣意
表雖以疾疢不克大有所爲然使百世之下欽仰高風詠嘆至
德何其盛也彼隋晉王庸唐魏王泰窺覷神器矯揉奪嫡遂啓
禍原誠何心哉誠何心哉

英宗

柯維騏

每讀宋本紀言至於厚陵之享國弗永未嘗不掩卷嘆息曰嗟
乎盛德主也夫吐珠於澤其誰不含矧大寶所屬固讓將終身
雖舜禹受禪何以尚茲及踐位臨政必詢朝廷故事與古治所
宜裁決常出群臣意表其明睿又如此胡天不欲延嘉祐之澤

人
物
論
俾弗克大有所爲也此與唐之順宗何異然順宗繼體重興而
帝一傳遂衰宋榮豈不尤可惜哉

濮辨

廖道南

明

子大叔曰禮也者天地之經上下之紀人之情也理之弗可易
者也是故情以表微紀以別嫌經以叙宗則天下之分分而后
定不然本仁以率親忘親匪仁由義以率祖忘祖匪義糾糾紛
紛奚以義爲宋仁宗育濮王允讓之子宗實于宮中以嗣厥統
是儲副之名不爲不义矣養育之恩不爲不深矣暨即位迺欲
崇所親以厥號君子曰英宗于是乎不經矣當時建白諸臣發
言盈庭疇執其咎司馬光以爲宜尊爲伯王珪以爲宜準先朝

待期親尊屬禮歐陽脩則引喪服記以爲當稱考迺復立議三
篇釋之韓琦迺以爲然如鎮如誨如瞻如純仁如大防如堯俞
輩迺不以爲然然則曷爲乎辯辯之者重宗祏之統明昭穆之
序弗容弗辯爲也或曰聖人本人人情而致治禮以人情爲田歐
陽子推之繫有親也禮不敢齒君路馬斲芻有罰而况君所生
乎推之繫有君也有親則恩從親始不可不尊有君則令自君
制不得不尊君且親歐陽子何辭焉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別
子爲宗繼別爲禰父子相繼曰世兄弟相繼曰及固禮之恒經
弗可易者蓋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爲兄弟况濮王於
仁廟兄弟也以少宗之子爲太宗后則承正統握主器寧子神靈

者我也胡爲乎屈義以伸恩且輔君監國無金寒玦離之憂主
鬯承祧非草昧策立之比則君我親我者固有在也是所當辯
者一也或曰義以輔經情必由衷公義勝則廢私恩私恩廢則
天理或幾乎息是以君子重違天而大報本詩曰昊天罔極記
曰孝莫大於嚴父言重親也如歐陽子之說奚其爲不可曰非
是之謂也昔夏自仲康繼太康高繼不降兄弟者二商自大庚
雍已太戊外壬河曹甲沃甲盤庚小辛小乙祖甲庚丁兄弟者
十有一周至共王之弟辟方匡王之弟瑜兄弟者亦如夏昭世
其昭穆世其穆未聞私小宗以紊大統英宗旣爲人後而私其
親則自藝祖而上四親之禘祫其疇與承自神宗而下十世之

基業其疇與開是所當辯者二也或曰服以隆殺殊稱以崇卑
別服弗可越越次則乖名弗可悖悖名則繆歐陽子所謂服可
隆不可沒其義顧可盡非耶曰廟定則服定服定則名定名定
則天下之分分而后定春秋書曰八月丁卯大有事于太廟躋
我君僖公夏弗基曰新鬼大故鬼小左氏非之是以有逆順之
說公羊高曰逆祀先禰而後祖穀梁赤曰無昭穆是無祖也胡
氏述之是以有世及之論夫僖以兄而上弟以庶而先嫡猶爲
不可而况濮王以諸藩而后仁廟之正乎乃若服制爲人後者
爲所後者喪三年爲所生者基此不易之定禮而濮王曾不之
然是所當辯者三也或曰漢宣靈自外以入授神曆唐中睿自

內以上膺鴻寶英宗外無所援內無所泥其視宣靈中睿何如
日官尊悼考靈稱孝崇當時廷紳不惟不能匡救且將順之中
睿則兄弟不相為後祖神堯而宗文皇者也乃若光武之不王
南頓君昭烈之不帝鬱陵王要三代以下所僅見其志固可則
也以英宗之賢明魏公之忠亮迺維脩是從而諸臣之議置之
勿庸卒假母后手詔封濮王為懿皇譙襄仙游並稱為后豈亦
踵定陶丁傳之陋耶不惟不能上嘉三代而且自斃于光武昭
烈是所當辯者四也脩既倡議以誤其相而又堅執以誤其君
雖有多才多藝安足贖哉吾嘗以為天下之事情與義均情然
而義或不然君子以為不然寧舍情而從義義然而情或不然

君子以為然則顧義而思情夫疑行無名疑事無成欲決疑以
示無已則有一焉程子曰別立殊稱立子主祀則于仁宗無刃
考之嫺于濮王無盡絕之理是故人之情也上下之紀也天地
之經也紀端而經明經明而情順情順而天下之分分而后定
則統罔弗正疇罔弗秩緒罔弗承不假多言而國是章矣又曷
為乎辯且疑焉

劉敞

脫脫

劉敞博學雄文鄰於邃古其為考工仁祖賜夏竦謚上疏爭之
以為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中貴預列又諫曰臣
懼為袁盎所笑此豈事君為容悅者哉邠雖踈俊文埒於敞奉

世敞子克肖世稱三劉曾輩立言於歐陽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能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世... 三... 能... 宋... 劉氏... 益

